

地平线丛书

最扫兴的假期

旅途上永远有难题

[美] 罗杰·兰普珀特 鲍伯·德鲁斯 主编

肖薇 李先玉 译

I REALLY
THE WORST
JOURNEYS
SHOULD
FROM
HAVE
HARARE
STAYED
HOME
TO ETERNITY



花城出版社

最扫兴的假期

旅途上永远有难题

[美] 罗杰·兰普珀特 鲍伯·德鲁斯 主编

肖薇 李先玉 译

I REALLY
THE WORST
JOURNEYS
SHOULD
FROM
HAVE
HARARE
STAYED
HOME
TO ETERNITY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字: 19-2002-110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RDR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扫兴的假期: 旅途上永远有难题 / (美) 兰普珀特 (Rapoport, R.), (美) 德鲁斯 (Drews, B.) 主编; 肖薇, 李先玉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

(地平线丛书)

书名原文: I Really Should Have Stayed Home

ISBN 7-5360-4453-4

I. 最 ...

II. ①兰 ... ②德 ... ③肖 ... ④李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874 号

选题策划: 关天晞 责任编辑: 李湘湘

封面设计: 张 霞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875 1 插页

字 数 178,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53-4/I·3566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绝对欢迎那些由倒霉之事构成的故事，但同时也促使您对那些旅行计划三思而行。不错，读了这本极尽有趣之事的旅行灾难故事集，您将不会在突尼斯过夜，您会飞也似的逃离那些恶梦般的假期……

征文启事

尊敬的读者朋友：

大家好！

感谢您阅读了“地平线丛书”，您是否也有书中类似的经历呢？您是否也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呢？欢迎写下自己的故事，加入我们的“地平线”。从大家的来稿中，我们将选取佳作汇集成书。

一路行走，一路发现，一路感受。不要寻常的故事，只要独特的经历。最糟糕的旅行，最难忘的假期，最神秘的探险……与朋友们一起在“地平线”分享吧！

稿件以 5000 字以内为宜，请自留底稿。

稿件一经采用，将另行通知。

投稿邮箱：dpxzw@163.com



目 录

CONTENTS

飞来横祸

——写在前面 / 罗杰·兰普珀特 / 1

花点时间看虫子 / 卡麦隆·M·彭斯 / 5

开往乐蜀的夜火车 / 布鲁奇·康玛 / 14

奇异的感恩节大餐 / 克罗地尔·R·卡普斯 / 23

古怪的比利时 / 布莱恩·亚伯拉罕斯 / 30

不明气味 / 钟娜·赛奇 / 36

大雪封路 / 卡罗尔·尼古拉斯与彼得·威利 / 41

丑陋的加利福尼亚人 / 兰迪·普鲁伊特 / 47

突尼斯的难忘之夜 / 克罗地尔·R·卡普斯 / 61

东方苦旅 / 奈迪恩·迈克尔·派恩 / 68

风景也曾可爱 / 拉瑞·派克 / 80

马路勇士 / 布莱恩·亚伯拉罕斯 / 84



1

目
录



2

目 录

- 破船一艘 / 卡罗尔·迪克生 / 100
- 开罗的破街 / 布鲁奇·康玛 / 106
- 讨厌的泰国按摩女 / 钟娜·赛奇 / 116
- 绝世好踢 / 卡麦隆·M·彭斯 / 123
- 紧抓色拉不放 / 朱利亚·尼布尔·艾兰勃格 / 131
- 旅馆经历 / 洛瑞塔·格兰齐尔诺·白鲁宁 / 138
- 罪赎之地 / 马修·艾·法克 / 144
- 有条不紊的旅行 / 伊娃·曼斯尔 / 163
- 海胆与貂皮 / 拉尔夫·A·伯尔顿 / 172
- 莫洛凯岛骑骡记 / 查尔斯·奈维 / 177
- 突尼斯之行 / 多萝丝·索普舜 / 182
- 天堂歧路 / 伯特·德兰金 / 190
- 熬到何时? / 安·L·伊根 / 196
- 就医之途 / 简·德格拉斯 / 203
- 露出笑脸 / 基奈尔·沃尔夫 / 209
- 如此旅程 / 克里斯汀·A·布兰迪 / 222
- 不走运的外出者 / 珍妮特·巴顿 / 226
- 大睡一觉 / 艾利娜·尼可拉迪斯 / 232

比赛结束 / 丹尼尔·M·麦诺顿 / 237

动荡时期游记 / 威廉·A·道格拉斯 / 240

如此考验 / 普丽斯拉·伯齐斯 / 256

恋上千盐湖的狗 / 卡麦隆·M·彭斯 / 261

关于本书的作者们 / 271



Disasters That Can't Wait to Happen

飞来横祸 ——写在前面

罗杰·兰普珀特(Roger Rapoport)

自从《最扫兴的假期》一书出版以来，RDR 出版社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灾难故事的供应商。我们的旅行系列书极为风行，从乞力马扎罗山上的旅行者，到育空河上的独木舟划手，到泰国的背包旅行者，无一不看这个系列的书。

记录旅途中的不幸与历险已成为我们的最爱。

《我已走得太远》、《我应该呆在家里》和《推销员死了之后》这三本书已被译成多种语言，远到中国南海近至芬迪湾的人们都为之开怀而笑。但我们不是故作轻松，也不是取笑他人，而是让人们看过之后开怀大笑。这可是件正经而严肃的事。让我们这么想一想：光是这些书的版税就可以极大地缓解牛津饥荒委员会(Oxfam)在第三世界的援助工作。比如说，你可以记下在浴缸里发现毒蛇的故事，这样你的稿费可以为非



洲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我们的书在让全世界的读者抿嘴一笑的同时，却给我们自己带来了麻烦。谁能相信《我应该呆在家里》一书在德州的丹顿市签售发行时，小偷们正忙于在停车场洗劫我租来的车。他们偷走了车内几箱书、我的内衣、运动夹克、相机、支票簿……这些都还没什么，最要命的是，我的手提电脑（内有《一个推销员死了之后》一书的原稿）也被他们偷了。由于我们办公室已成了吸引全球旅行灾难故事的磁石，我们 RDR 出版社已有了这样一条箴言：“去旅行吧。不过，要是有什么惊险或不幸的话，可一定要告诉我们！”

本书是我们的旅行历险故事丛书系列之四。我们很高兴介绍一批新作家给读者朋友们。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为了打造一个光芒四射的文学作家而把某次旅行写得像地狱之行那样恐怖。我们的书旨在激发人们对旅行的兴趣，让他们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得旅行历险故事大放异彩。在阅读这些书的同时，有的读者也动笔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在工作过程中，我有机会得以近距离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其有幸可以拥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原因很简单：在踏遍千山万水、尝试各种事情的同时，我们已经领悟到——没有经历过的人注定要面对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我都怀疑那些做虚假广告的人能否拼出“salmonella”（沙门氏菌）一词。每次我跟太太说起我最近的旅行历险故事时，她总是摇头叹道：“你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当你仅仅只是想换乘一架飞机（这得要 75 美金），可所有的事情都因此弄得一团糟时，“砰”的一下你的行程安排就全打乱

了。可是没一个人把那 75 美金还给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像我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机场那样，你可以在凌晨 3 点时得到一张 7 美金的餐券，可那时整个机场里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了。

我一直梦想着某天会有一家全新的航空公司（不是由会计经营的），这个公司实行同目的地统一价位，而不是要求不同价位。不过事实上在一种近于垄断的市场里，目前的做法显然更容易盘剥被几十种价位弄得晕头转向的乘客。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尽兴地反对导致各种灾难的这些不公正行为，可恰恰是这些灾难使得本书趣味盎然。当然我要真那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系列的书就不可能有机会出版了。但我每次读到一个旅行历险故事时，仍会想我们原可以做什么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想了又想，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足不出户，呆在家里。可真那样做的话，就要贻笑大方了。

我们的一些记者（本书也收入了他们写的故事）是每况愈下，一次旅行比一次旅行更糟。就拿那个给我们讲述在亚洲旅行之险的旅行者来说吧，他吃了一个土耳其熟人的巴克拉瓦（巴克拉瓦是一种由面团、果仁和白糖制成的多层糖钱，特点是耐嚼、脆硬、香甜），结果在医院里躺了一天半才醒来，钱包也没了。他没把这次旅行的幸运之处写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从医院出来时，所幸他的两肾都还健在，没被人盗去。

随着旅行损失、代价的增加，我不禁怀疑安全的概念是否正在成为一种莫大的讽刺。

我个人认为，正是大公司喜欢用的自动化管理才使得原本



简单的旅行复杂化了。最近我的存款所在银行的行长告诉我说，一家大型租车公司用顾客的信用卡付账，同一笔账多次刷卡。在戒备森严的机场，旅客遗忘了的行李会被没收。不少人感觉到小偷是一天比一天更多，至少我是一直为此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且，由于越来越多的航程路线都要经过拥挤的交叉点，交通系统就像是由梦游者在操纵。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华盛顿的里根机场针对这种拥挤状况采取了地面雷达操控。另一件了不起的事是，纽约人满为患的拉加迪尔机场借助着陆通道抽签的方式，大大缩小了航班安排表。

这真是个绝妙的比喻，可见旅行已成了什么。我是最近在旧金山机场飞机起飞时才领悟到这一点的。我所乘坐的飞机刚一离地，指挥塔就取消了这次起飞，因为飞机太多造成交通堵塞了。驾驶员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在几秒钟之内让飞机的时速从150英里一下子降为0。之后又花了半小时，飞机的引擎才冷却下来，然后又回到跑道上开始第二次起飞。对于此前所发生的一大堆问题，我的邻座在飞机第二次起飞时说：“我觉得这次飞行很搞笑。”虽然此后一切顺利，可对于乘客们来说，一小时前飞机猛然刹住时他们出了一身的冷汗，现在这一切已没有太多安慰的意义了。

然而波音飞机的飞行不会仅仅在报纸中结束，也不会在一本旅行灾难记中结束，我们对此也只能接受现实。差不多每一天都会有人从人烟稀少的远方，诸如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是否在筹划另一本旅行灾难记。只要痛苦仍伴随在旅行之中，你大可等着下一本书的出版。

Take Time to Watch the Bugs

花点时间看虫子

卡麦隆·M·彭斯(Cameron M. Burns)

我躺在马纽尔·安东尼^①的大平房里的床上，睡意浓浓，看着哥斯达黎加的树在风中婆娑摇曳，这时从储藏间传来了一声尖叫，让人顿时毛骨悚然。

我知道我妻子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法发出这种尖叫的。她的尖叫是比较女孩子气的，或是类似那样的尖细。可这个尖叫声更像是某种恐怖之下发出的一种极度疯狂的哀号似的呻吟，音量和音调逐步增高直至达到最高点，就像妖怪的哭号，让人听了魂飞魄散。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我立马跳下床去。难道她发现了一具尸体？或是衣柜的门打开后，跑出一窝毒蛙？还是她刺

① 马纽尔·安东尼，地名。



腿毛时把腿刮伤了？

我很快就知道答案了：安朝开着的门跑去，把她那件蓝色全棉的T恤扔了出去。只见一个像棍子一样的东西平贴在水泥地的过道上，之后它就跑到旁边的小路上去了。这是一只蝎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厉害的一种。它大约8英寸长（平贴在地上时），呈半透明的褐色，钳子是青黑色的。

门外走廊上早已聚集了一小群人，旅店的招待员和其他旅客都站在一边。有一个叫琼斯的花匠（在本故事中我把他称为琼斯一号），发现了那只逃跑的蝎子，他立马踩住了它，把那可怜的家伙踩了个稀烂。人群散去后，他蹲了下来，仔细看了看那家伙几分钟，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Muy Peligroso!”（当地语）

他摇了摇头，像是说安刚才是死里逃生，躲过一劫。他盯住我的眼睛，屈起食指和中指，比成毒蜘蛛的尖牙的样子，刺向右手掌：“ESSTINGA!”（当地语）

琼斯一号站起身来，用脚将那被踩得稀烂的家伙从过道踢到花园里，转身走了。

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人，一番刑供似的询问后，我得知在当地是没有这种蝎子的。它来自哥斯达黎加中部的高地，那里是这个中美洲小国的山脊。经过连比带划、颠来倒去的翻译后，我们一致认为那只蝎子很可能是藏在我们行李中，翻山越岭地来到了马纽尔·安东尼。琼斯一号很肯定地跟我说这种蝎子绝对是致命的。

早在1984年夏天，我和安就打算把哥斯达黎加之行作为

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不想跟旅行团出行，所以就自己飞往圣琼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掘点滴趣事。也许哥斯达黎加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国家总是能给人以数不清的冒险。哪怕是一天一次冒险，人们都乐此不疲。这是个小国家(北接尼加拉瓜，南邻巴拿马，南北相距仅 200 公里)开汽车的话，一天之内就能穿越全国。1949 年，这个放眼未来的小国遣散了庞大的军队，将国库资金大部分用于社会服务和教育，而且欧洲的教育官员还会定期考察哥斯达黎加的教育系统。

不过哥斯达黎加最大的闪光点它的自然地带。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没有被用来开垦，而是开辟为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以保持其自然状态。它的自然地带是动植物的乐土——内有大约 9000 种树、1200 种兰花、800 种蕨类植物、850 种鸟，全世界 10% 的蝴蝶聚集于此，还有 5000 种蚱蜢。不过，最奇怪的是该国哺乳动物中 50% (200 种以上) 是蝙蝠。于是我和我的新娘就动身去了哥斯达黎加，但我们不曾想到此行我们会与哥斯达黎加的蜘蛛类节肢动物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的第一次探险是在托图盖罗的国家公园里玩了一天。我们的导游，阿尔伯特，带着我们看了壮观的瀑布和大峡谷、茂密的森林，还有异国情调的鸟儿。走到一半的时候，阿尔伯特变戏法似的从背包里拿出一只罐子，里面竟装了一条亮黄色的毒蛇！司机将车开到路边，阿尔伯特像个公众人物似的在路边将那家伙放归到草丛里去了。

“那小家伙原是我在家中院子里发现的，”他解释道。
“我想让它回归到森林里去。它可是极其危险的哦，请大家往



后站。”

下一站是香蕉加工厂，是在去里蒙的路上。到了那儿后，阿尔伯特拖出一捆绿色的香蕉。他突然把香蕉扔在地上，只见一只塔兰托大蜘蛛从那香蕉里面爬了出来。它身形巨大，呈绿色。这家伙正抬起头来准备发动进攻。“真是险啊！”阿尔伯特说。

我们继续去往托图盖罗。在那里我们穿过了美妙无比的运河，参观了托图盖罗的树獭。最后我们步行爬上了塞罗·托图盖罗山。它高 800 英尺，站在上面可以看到邻近的尼加拉瓜。快到山顶时，我们发现路两边的灌木丛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蜘蛛网。我们的导游，琼斯二号，仔细看了看那错综复杂的蛛网，然后把那些守候在网中央的小猎手们指给我们看，我和安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么一块小如我家壁橱的地方竟挂满了蜘蛛网！

“Peligroso?”我指着那让人眼花缭乱的蛛网问道。

“No se,”琼斯二号耸了耸肩，便继续走了下去。

另一次探险是坐橡皮艇游帕库勒河。整整两天，我们过险滩、穿漩涡，偶尔停下来吃点东西充饥，或是靠边划行，看看河边的动植物，研究研究地质奇观。此行要在野外度过一个晚上。我们是在丛林里一间锈迹斑斑的小屋里睡的，那地方爬满了虫子。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来清扫这个木屋里无处不在的虫子，尤其是那种看上去有可能在半夜里把床弄断的虫子。

清晨，我们的橡皮艇导游马纽尔刚把船停好，另一个恐怖的尖叫声又响起了。这次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游客，一位荷兰女

子，发现了一只蜘蛛。这是我们有史以来见到的最大的一只。她尖叫着跑回岸上。我们都跳到齐腰深的水中，可又担心万一哥斯达黎加也有食人鱼的话，那可怎么办。马纽尔抓到那蜘蛛，告诉我们这是一只“基督”蜘蛛。它的身体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再加上八只长脚，这家伙看上去足有7英寸。这种蜘蛛有一种特性，就是它可以在水上奔跑。我的意思是说，它在水上并不是像普通的蜘蛛那样移动，而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划出数百英尺之远。基督之名因此而得。

这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蜘蛛显然是一直在水面上捕食，我们的船靠岸时吓着了它，于是就躲到我们船上来了。马纽尔把皮艇里里外外检查了一番后说艇上没蜘蛛了，可以继续我们的急流探险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已准备好继续探险，反正我们爬进橡皮艇时都小心翼翼的，而且又彻底清查了一遍。据昆虫学家们说，蜘蛛遍布世界各地，数量众多，在仅仅一英亩大的草地上竟可以发现多达一百多万只蜘蛛。而在喜马拉雅山上二万三千英尺高的地方也有它们的足迹。据统计，全世界约有3400多种蜘蛛，而北美就有2500多种。没人能确切地知道哥斯达黎加到底有多少种蜘蛛，不过自从我们再次登上这黄色橡皮艇后，我们就在想这蜘蛛是不是太偏爱中美洲了一点。

几天后我们动身前往阿瑞诺，一个位于哥斯达黎加中部高地的寂静小村庄，四周是农庄和咖啡种植园。我们从圣琼斯坐公共汽车到提日兰，然后再打的去阿瑞诺。在哥斯达黎加，圣琼斯是保护神，所以中美洲很多人都叫琼斯。我们原本是要去